2001 年第 4 期
第 38 卷
（总 206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4, 2001
General No.206
Vol.38

关于严羽著作几个问题的再考辨

张　健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作者通过对高棅《唐诗品汇》所引严羽论诗语、元代摘编《严沧浪先生诗法》、李严《诗辨》的考察，指出在宋末及元代，流传着严氏著作的不同文本。作者通过考察《沧浪吟卷》的版本源流，指出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始刻于元代，并不存在所谓宋刻李南叔录本；民国张钧衡《适园丛书》本《沧浪吟卷》补足元刊本所脱三首半诗，作者发现两个日本本子也载有这三首半诗，并考定此三首半诗的补足时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前。学术界相信此三首半诗的真实性，作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对于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作者则认为应是出于伪托。

关键词： 严羽；《沧浪诗话》；《沧浪吟卷》；《评点李太白诗集》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4-0133-10

一、《沧浪诗话》文本问题的再考察

学术界一直认为，《沧浪诗话》为严羽生前所编定。笔者在《〈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一文中考证《沧浪诗话》并非严羽生前编定的一部诗话著作，《沧浪诗话》中的几篇原本只是单篇文字，这些文字在宋末就流传有不同的文本。《诗人玉屑》所载文本是宋末流传的一个文本，《对床夜语》所引《诗辨》的文本乃是宋末流传的另一文本。元刊本《沧浪吟卷》所载的文本既不同于《诗人玉屑》本，也异于《对床夜语》所引的文本，乃是元代流传的又一文本。[1]在这里，笔者将对这一问题再作进一步的考察。

1．从高棅《唐诗品汇》所引严羽论诗语看《沧浪诗话》的文本　成书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高棅的《唐诗品汇》，大量征引了严羽的诗论。由于编成这部规模宏大的著作需要甚长时间，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他所征引的严羽著作乃是元代的本子。高棅引严羽论诗语皆标篇名如《诗辨》、《诗评》、《诗法》等，而未标《沧浪诗话》之名，在《征引诸书》中列有严沧浪条，注："携水严羽，字仪卿，著《诗辩》、《诗评》、《考证》。"也未及《沧浪诗话》之名，此亦可证明明初尚无《沧浪诗话》之名。[1]从《唐诗品汇》所引诸篇看，其所引《诗辩》篇同于元刊本《沧浪吟卷》，而《诗评》则既不同于《沧浪吟卷》本，也不同于《诗人玉屑》本，乃是元代流传的另外的文本。

《唐诗品汇》在卷首《历代名公叙论》中引《诗辩》文字二段。第一段自"禅家者流"始，中略"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诸句，至"皆非第一义也"，此后直接《诗辩》末段"故予不自量度"云云。第二段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一节。第三段为"夫学诗者以识为主"至"由入门之不正也"一节。我们将《唐诗品汇》所引以上三段文字与《诗人玉屑》本及《沧浪吟卷》本对勘，

收稿日期：2001-01-20

作者简介：张　健（1964—　），男，安徽阜阳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教古项字[2000]001 号。

发现《唐诗品汇》所引"禅家者流"一段在"夫学诗者以识为主"之前，此同于《吟卷》本，而《诗人玉屑》本则是"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在前；[1]《品汇》所引同《吟卷》本一样，称"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而《诗人玉屑》本无"小乘禅也"四字；《品汇》所引"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云云，同于《吟卷》本，而《诗人玉屑》则作"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由以上诸条可以看出《唐诗品汇》所引《诗辩》的文本同于《沧浪吟卷》本。

但是，《唐诗品汇》所引《诗评》的文本却既与《沧浪吟卷》本也与《诗人玉屑》本存在相当的差异。《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云：

> 善乎严沧浪有云："李、杜、韩三公之诗，如金鹏擘海，香象渡河，龙吟虎啸，鹰翻鲸跃，大枪大刃，君王亲征，气象各别。"

此处所引为《诗评》中文字，但与《诗人玉屑》本、《沧浪吟卷》本差异极大。[2]《沧浪吟卷》、《诗人玉屑》文为：

> 李杜数公，如金翅（《玉屑》作"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玉屑》作"蚤"）吟草间耳。

高棅所引沧浪语与《玉屑》、《吟卷》两本差异主要有二：其一，两本谓"李、杜数公如金鹏（翅）擘海，香象渡河"，此"数公"当然不止李、杜二人，但并未名言李、杜外为谁氏。而此则明确说"李、杜、韩三公"具此特征。其二，两本以李、杜与孟郊、贾岛作比较，而高棅所引则只言李、杜、韩三人特征，未言郊、岛。

以上两个差异中，前一个差异非同小可。严羽在《诗辩》中曾对韩愈与孟浩然诗作过比较，谓"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尽管《诗评》中曾说"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但认为韩愈诗不如孟浩然，乃是一个总体性的评价，论《琴操》乃是一个局部性的评价。在高棅所引的文字中以李、杜、韩三公并列，评价与《诗辩》中有明显不同。如果高棅所引这段文字也具有真实性的话，那就意味着严羽在论妙悟时所持的评价标准与论气象时并不一致，因而所推崇的理想诗人也有差异。

《唐诗品汇》所引《诗评》文字与《玉屑》、《吟卷》两本的差异尚不止此。两本《诗评》中评李、杜云：

>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
>
>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
> 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扶天子以令诸侯也。

以上三条在《唐诗品汇》中被合为一条：

> 李、杜二公，不当优劣。子美沉郁，太白飘逸。太白《梦游天姥吟》、《蜀道难》等篇，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作，太白不能作。后之论诗，以李杜为准，扶天子以令诸侯也。（《唐诗品汇》卷四引）

高棅引严羽论诗语，每条皆独立，并在句前冠"又曰"，如在此条前有"又曰：太白发语，谓之开门见山。"在此条后有"又曰：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如李广"，皆各自独立。所以上一条不是高棅概括合并使然，而是其所据的文本如此。又，《玉屑》、《品汇》两本谓李白《远别离》子美不能道，《品汇》则举李白《蜀道难》，两者也有不同。

《玉屑》、《吟卷》两本《诗评》中有云："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但《唐诗品汇》卷二十引此条作："孟郊之诗刻苦，其句法格力，可以见矣，读之令人不欢。"又，两本《诗评》中"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条，所引为李诗及刘干、杜甫诗皆是两句，而《唐诗品汇》卷十二高适《别王彻》诗后引此条，苏、李、刘干诸人诗各是一句，且有异文。

从以上诸处的差异，我们可以判定，《唐诗品汇》所引《诗评》既不同于《诗人玉屑》本，也异于《沧浪吟卷》本，乃是另外一种本子。

前面说过，《唐诗品汇》所引《诗辩》同于《沧浪吟卷》本，而其所引《诗评》却异于此本。这表明高棅所引严羽论诗著作既不是来自《沧浪吟卷》本，而也不是来自《诗人玉屑》本，而是另外的本子。严羽论诗著作在元代并不只以《诗人玉屑》及《沧浪吟卷》两种本文流传。

---

[1] 《诗人玉屑》本《沧浪吟卷》本"夫诗有别材"一段在"夫学诗者以识为主"之后，而《唐诗品汇》所引即相反，此盖是高棅未按原文顺序排列。

[2] 郭绍虞先生已注意到这段文字，其《沧浪诗话校释》引自唐人司时等《龙门夜话》卷二，称"所引沧浪语与此不同，不知何据"。

2. 元代刊本《严沧浪先生诗法》的问题　序刊于明代成化二年(1466)的怀悦编集本诗法汇编《诗家一指》[1]以及序刊于成化十六年(1480)的杨成本《诗法》中都收入《严沧浪先生诗法》，主要摘编了严羽《诗体》、《诗评》等内容(属于杨成本系统的黄省曾《名家诗法》、朱绂《名家诗法汇编》题《严沧浪诗体》)。高棅所引《诗评》的那段与《玉屑》、《吟卷》两本差异最大的文字即见于其中：

李、杜、韩三公诗，如金鹏(怀悦本作"翅")擘海、香象渡河、龙吼(怀悦本作"奋")虎啸(怀悦本作"咆")、奔翻鲸跃(怀悦本作"掷")，长枪大剑，君王亲征(怀悦本有"之气象"三字)，气象自别(怀悦本作"自是各别")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高棅所引与杨成本文字上最接近。

笔者曾经考证，怀悦本《诗家一指》与杨成本《诗法》乃是同一部诗法的不同传抄系统，其原编于元代。[2](P36－37)这两个本子在《严沧浪先生诗法》题下皆有一段题识谓"《严沧浪先生诗法》，亦有印本"。这表明，在元代有一个严羽论诗著作的刻本，叫《严沧浪先生诗法》。怀悦本与杨成本诗法汇编中所收录的《严沧浪先生诗法》就是这个本子的摘编。

就怀悦本、杨成本所摘编的内容看，这个本子与通行的《诗人玉屑》、《沧浪吟卷》本有很大的差异。这个本子将所引严羽论诗内容分成：诗体、以人论家数、体制名目、用韵、总论五目[3]。前四目的内容大体摘自严羽《诗体》，其中第一目诗体列国风、二雅、离骚、古乐府、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晚唐体、宋元祐体，这些乃是摘自《诗体》中第一则论各体起源一条与"以时而论"部分的内容。第二目"以人论家数"，摘自《诗体》中"以人而论"及"又有所谓选体"、"又有古诗"三节，在这一部分中，其于李太白、杜拾遗、陶、韦、柳下注"正派"，于王、杨、卢、骆体下注"弱"，于张籍、王建体下注"乐府正派"，于孟郊体下注"正派，病于苦涩"，元、白体下注"二公容易叙事，其诗亦妙"，高、卢、郎体下注"正派，病于绮靡"，李商隐体下注"正派，咏物最妙而缜密，阴何咏物又在商隐之上"，东坡山谷下注"律体卑下"，这些注文均不见于通行本。第三目"体制名目"列歌行至思、乐、别等十九体(黄省曾本作二十体，较怀悦本多"操"体)，其后云：

右十九(黄省曾本作"二十")品类，皆依声韵立造，此自乐中丝竹腔、自沈、宋以来，已绝其法，后人不过因其所存之文字而效为之耳　其实主意与韵，莫不皆然也。

此段文字不见于通行本。

第四目是摘《诗体》中有关用韵之语，但与通行本有差异。差异有二：其一为通行本所无者，如：

有古韵，但协声，如韩退之"此日足可惜"以及《选》、《骚》、乐府用，盖多古韵。

有今韵，唐时方有韵书，分轻清重浊，所谓东、冬、钟，皆不同也。故律诗用之甚严

以上两条为通行本所无　其二是与通行本文字不同，如通行本"有辘轳者"注"双出双入"，此则作"辘轳韵者，双出双入，每隔二句用韵"；如通行本"有进退韵者"注"一进一退"，此则作"进退韵者，一进一退，隔一句用韵"。杨成本系统中本节还有一条摘自《诗评》：

次韵依他人所押韵和诗，诗家最为害事，始于元、白，极于东坡，诸古人不如此，但和其意为诗耳，如杜和贾至《早朝》诸作是也。

通行本此条作：

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

以上两条文字有差异。

《严沧浪诗法》第五目"总论"部分摘自《诗辩》、《诗评》。这一部分也有两种情况：一、有通行本所无者，如：

玉川子诡怪，他有所托意耳，人却不识。

陶渊明自言饥饿，亦有所托耳。

---

[1] 《诗家一指》之名有两种：一是指一种诗法，一是指一部诗法汇编。作为诗法汇编的《诗家一指》乃是因为其为首篇为《诗家一指》之故　怀悦本《诗家一指》即属后者。

[2] 黄省曾本、朱绂本只有《严沧浪诗体》为总名，而无诗体之目。

以上两条，为今本所无　二，与通行本文字有不同者，除本文开头所引一条外，还有以下诸条：

大历以前，（黄省曾本有"分明"二字）别是一副（黄省曾本作"一副当"，下同）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宋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此（黄省曾本作"作"）说甚好，识得破，便是作者，后生晓进，不可轻易道我晓得了（黄省曾本作"也"），有如此说者，请说几个倒头来看，若无思议，即于论诗之道远之远矣（黄省曾本作"即落妄诞自欺也"）。

"此说甚好"以下为通行本所无　又：

太白句法，谓之开门见山，学者要识他安身立命处　今人学他，只学他许多妄诞瞥寐，云霞飞仙耳

"今人学他"以下为通行本所无。又：

古诗句语及盛唐句语（"句语"黄省曾本作"诗句"），有似粗而非粗，有似拙而非拙。

通行本无"古诗句语"四字。又如：

韩文公（怀悦本无"公"字）《琴操》不可及，唐贤皆亚之　其语径（黄省曾本作"经"）而简，雅而文

此条通行本作"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

与通行本相较，《严沧浪先生诗法》或有异文，或有加增，或有通行本所无，总之与通行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有的明显可以看出是因后人窜改，如称"大历以前分明是一副言语"，如五日的划分等；有的可能是将后人批语误入正文，如标李、杜等人"正派"，如"大历以前分明是一副言语"节中"此说甚好"一段话。有些差异却难以判明是后人增添或改动。据怀悦本、杨成本诗法编者的题识，其所编的严羽论诗语乃是摘自印本《严沧浪先生诗法》。但是，这些差异是怀悦本、杨成本诗法所依据的元代印本《严沧浪先生诗法》原本如此呢，还是在怀悦本、杨成本的摘编本在摘编及流传过程中所造成呢，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呢？现在已经难以作出准确的判定，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3．元代有李严《诗辨》一书，与严羽诗论有关涉　元明间有李严《诗辨》一书，未见有人提及，然此书与严羽诗论实有关涉。李严《诗辨》之名，最早见于明洪武年间赵谦《学范·作范》中　赵氏在"当看诗评"列有论诗著作十二种，其中有"李严《诗辨》"一种。赵谦在《学范·作范》之总论中曾引用此书两条。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们将总论部分全部抄录如下：

诗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大序

诗五法：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严氏

九品：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然。严氏

七德：一识理，二高古，三典丽，四风流，五精神，六质干，七体裁。欧公

诗贵三多：读多，记多，讲明多。

诗去五俗：一俗体，二俗意，三俗句，四俗字，五俗韵。诗辨

六关：篇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　范氏

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

大概有二：曰先辨不迫，曰沉着痛快。

极致有一：曰入神。严氏

在以上诸条当中，"诗五法"、"九品"、"用工有三"、"大概有二"、"极致有一"五条皆注"严氏"，见于《沧浪诗话》之《诗辨》[1]。而"诗贵二多"、"诗去五俗"条注"《诗辨》"。其中"诗去五俗"条见于《沧浪诗话·诗法》中，而"诗贵三多"不见于《沧浪诗话》。这里要说明的是，"诗贵三多"一条后没有标出处，但实是与下条"诗去五俗"出处相同　这可以从后面所引严羽"用工有二"三条只于末条标"严氏"看出来。

因为赵氏所标出自《诗辨》的两条皆不出《沧浪诗话》之《诗辨》篇，所以这里所标的《诗辨》并不是通行本《沧浪诗话》中的《诗辨》篇，而是他在"当看诗评"中列出的李严《诗辨》。

---

[1]　诗辨，诸本或作"诗辨"，二者习。

李严《诗辨》一书并不只见于赵谦《学范》，明代前期书目也曾著录此书。《文渊阁书目》卷二（《四库全书》本）①、《秘阁书目》都曾著录该书，与《学范》相同。《文渊阁书目》编成于明正统六年（1441），所著录中秘图书，多宋元所遗，《秘阁书目》有钱溥成化二十二年（1486）序，谓其"自举正统己未（四年，1439）进士，明年诏选入内阁，为史官，日阅中秘书，……于是仅录其目，藏以待考"，则《秘阁书目》所录与《文渊阁书目》同为中秘书，而且著录时间大体相同。据此两目所著录《诗辨》乃同一书。据杨士奇正统六年《题本》，各书为永乐十九年（1421）自南京取回来，则其书目所著录之书皆永乐十九年以前书也。由于以上两种书目著录与赵谦所列相合，而《学范》一书撰成于洪武年间，可知李严《诗辨》一书元代已有。

那么，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李严《诗辨》与严羽到底有什么关系？

笔者推测，这里的李严有可能是李贾与严羽的合称，《诗辨》可能是二人论诗著作的合编。严羽曾与李贾一起论诗。除了戴复古所曾提到的严羽曾与王子文、戴复古、李贾一起在邵武论诗外，严羽《答吴景仙书》也曾提到在临川论诗："当时临川相会匆匆，……无暇引惹，恐未能卒竟其辨也。"而李贾论诗的观点刘克庄也曾提及。刘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六《李贾县尉诗卷》云：

> 友山诗攻苦锻炼而成，诗深而语清，律体师岛、合，乐府拟籍、建，其言曰："诗道至唐犹存。"又曰："作亦学唐者，岂惟学唐，殆通唐矣。"

从这篇题跋看，李贾也有论诗的文字，主张学习唐诗，但他学的是晚唐、与江湖诗派比较接近，正是严羽所谓的声闻、辟支果。李严《诗辨》是否就是二人论诗语的合编本呢？笔者注意到，《学范》中多处引严羽论诗语，但在"当看诗评"中并没有列有标明严羽的著作，这或可能是因为李严《诗辨》中包括了严羽诗论内容的缘故。但这样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说李严《诗辨》是二人著作的合编，那么何以《学范》所引严羽论诗语均注"严氏"，而独"诗去五俗"一条不标严氏而标《诗辨》呢？是否"诗贵三多"、"诗去五俗"两条在这个本子当中不是严羽论诗语，而是李贾的言论呢？这些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笔者在《〈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一文中指出，《沧浪诗话》并不是严羽生前编定。这样严羽的论诗著作就没有一个严羽自己的亲定本，流传于世间的可能有数个版本，《诗人玉屑》本与黄清老汇集《沧浪吟卷》本的差异，可能就属于流传人世的不同版本，而印本《严沧浪先生诗法》与李严《诗辨》以及《唐诗品汇》所引的文本也可能是另外的文本。

二、关于黄公绍序《沧浪吟卷》的时间问题：并不存在宋咸淳四年序刻本

《沧浪吟卷》卷首有黄公绍为李南叔录本所作的序文，这是研究严羽生平著作的最有价值的文献。这篇序文目前有两种文本，二者主要差异是文末的题署。一个题"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另一个题"岁尚章摄提格十月之望后学同郡黄公绍序"。根据后一个题署，此序作于元代前至元二十七年（1290）。而前一个题署，可以有两种读法：一是"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一是"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根据前一种断句法，黄公绍作序的时间为咸淳四年（1268）。根据后一种断句法，黄公绍为咸淳四年进士，而其作此序文的时间不定。以上两种文本的差异对于确认《沧浪吟卷》的最早刻本李南叔录本的刊刻时间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作序的时间是前至元二十七年，则李南叔录本是刊刻于元代；如果作序的时间是咸淳四年，那么李南叔录本的刊刻则是在宋代咸淳年间。

现知最早将"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解读为咸淳四年序的是清顺治年间的周亮工。周亮工刻本有周氏顺治十年（1653）序云："当宋咸淳之时，去遗客未远，而二严之集，已渐零落，郡人黄君序之，感叹宝爱，神有余怆。"周氏显然认为黄公绍序是在宋咸淳年间。此后，康熙年间，于上椿自称得到了宋本②。再后，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说："明刻本《沧浪诗集》四卷所附《诗话》一卷，有咸淳四年（一二六八）黄公绍序，知是书之始刻在度宗咸淳年间。"是以黄公绍序李南叔录本刻于宋咸淳年间，当代研究者多从其说。但是，所谓宋刻

---

① 李严，《读画斋丛书》本卷下作"李岩（严）"，然比对原系统建德从《四库全书》中录出，故当以《四库》本为准。

② 王士祯《蚕尾续文》卷十九："予访《沧浪先生吟卷》，积有岁年，康熙戊申（27年，1688），始得宋刻于二程夫史署笥。"

本的说法实不可靠，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宋刻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

宋刻本之说的惟一依据是黄公绍的序文，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对黄公绍序两个题署的来历加以考察。

"岁尚阏逢摄提格十月之望后学同郡黄公绍序"出自于元刻本、《适园丛书》本同，也是出自于元刻本。在明刻本《沧浪吟卷》当中，比较早的胡重器刻本及尹嗣忠刻本都没有录黄公绍序。但这两个本子都来自于元刻本。尹刻本卷首都穆序明确指出"是书在元尝有刻本"，尹本就是据元刻本重刻。胡刻本题"樵川陈士元琦谷编次，进士黄清老子肃校正"，正是据元刻本重刻，而且胡刻本卷首林俊序中也提到"集故有黄公绍序"为胡重器所不喜，这也是胡刻本何以不录黄序的原因。

就现存版本看，最早题"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的是明天启年间何望海编的《沧浪诗集》四卷附《沧浪诗话》一卷，这个本子有何望海天启乙丑（五年，1625）序，又有徐燉序。这就是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所提到的明刻本。周亮工刻本实即来自何望海本，不过周亮工改易了书名，并将其诗作合编成一卷。

何望海编本与元刊本及胡重器、尹嗣忠刻本有个重要的不同，严羽诗作被重新编次为四卷。但是这种编次方式并不是始自何望海。我们注意到，这种编次方式与万历年间邓原岳刻本相同。邓原岳原刻本尚未发现，或已经亡佚。但有日本写本《沧浪集》四卷，题宋严羽著，明邓原岳校。这四卷的编次与何望海编本相同，但清初周亮工刻本录有邓原岳序，日本写本没有邓序。又据周亮工本所录邓序，先言诗话，然后谓"吾故并其集为序次而行于世"，知邓刻本原有诗话，日本写本只抄了诗集，没有抄诗话，也略去了邓序。邓序中称其"序次"，则知邓原岳对严羽集重新进行了编次。元刻本的编次是：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八句、七言八句、古诗（此以上为一卷）；楚辞、操、吟、引、谣、歌、行、词、沧浪逸诗（以上为一卷）。邓本的编次是：骚、操、吟、引、谣、歌、行（以上第一卷）；乐府、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以上第二卷）；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以上第三卷）；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以上第四卷）。元刻本中的"沧浪逸诗"之目被按诗体归到各类之中，而词类也被删去，元刻本的编次是先近体、后古体，而邓本的编次是先古体、后近体，这与明中期以来复古派的诗学观念是一致的。但是，邓原岳刻本并没有新的版本来源，而是来自于元刻本系统。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现存元刻本脱了两页，二首诗有目无诗，这三首诗在邓刻本也缺，而目连诗题也从目录中删除了。元刻本《剑歌行赠吴会卿》一诗后半残缺，所残末句仅"重气轻生"四字，尹嗣忠本据元刻本重刻，也是如此。胡重器本补"然唯诺"二字，以足其句，邓原岳本此诗与胡本相同，可见邓本实际上是来自于胡重器本。所以邓本虽然对《沧浪吟卷》进行了新的编次，但依然是元刻本的系统。

前面说过，何望海编本分四卷，分类与邓原岳本相同。这个本子也是缺了三首诗，而且据其《剑歌行赠吴会卿》一首来看，其补残的情况与胡重器刻本相同，这表明何望海的本子实际上与邓原岳本一样属于胡刻本系统。所以根本上也属于元刻本系统。如果其来自于宋刻本的话，何以会与元刻本一样缺了三首诗呢？徐燉序何望海本时说：

> 斯集岁久湮阙，胜国至元庚寅，邑人黄公绍始序而传之，厥后正德间，淮阳宪伯胡公岳、吴郡吏部都公穆，先后授梓，万历间，予友邓学宪汝高又梓之。兹乃何若士先生博稚穷诗，敬恭维桑，复校订精详

徐燉所序的版本源流正是元刻本的源流，邓原岳、何望海的本子都包括在这一系统之中。何望海序只是称"订讹披误"，徐燉也只言其"校订精详"，均未言有新的版本来源。

既然何望海编本是仍是属于元刻本系统，那么这个本子所录黄公绍序也必然是来自于元刻本。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何望海编本的黄公绍序题"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但徐燉在何望海本的序中却谓"胜国至元庚寅，邑人黄公绍始序而传之"，这里的"至元庚寅"即是元刻本中所题的"岁尚阏逢摄提格"即元前至元二十七年（1290）。徐燉是个藏书家，其《徐氏家藏书目》卷五著录《严沧浪诗法》一卷，即是严羽论诗著作的单行本，卷六著录《严羽沧浪吟》二卷，应即是尹嗣忠刻本。他对严羽著作版本的源流十分熟悉，如果说何望海本所题确为咸淳四年序的话，徐燉何以在其序中却说至元二十七年黄公绍"始序而传之"呢？这两者不是明显的矛盾吗？而且根据徐燉序，何望海校订之后，"友人吴兆圣、李玄玄携至三山，与予商榷。因考其岁月、地里、庶几得先生之大都矣。"吴兆圣、李玄玄是带着何望海校订后的本子去见徐燉的，而且徐燉并不是简单作了个序而已，他也对严羽集中的岁月、地里有所考证，如《平寇四言上王潜斋使君》"端平改元"一句，元刻本及胡本、尹本等均作"治平改元"，而徐燉考证当作"端平"。如果何望海编本所题真的是咸淳四年序的话，那就意味

看黄公绍序李南叔录本有宋刻本的存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他不应会放过的，他不可能还说至元间黄公绍始序而传之的话，他在叙《沧浪吟卷》之版本源流时不可能不提到宋刻本。

那么，如何解释"咸淳四年"的问题呢？徐燉既然肯定看到了这个题署，但他何以对这个题署没有提出异议呢？我们说过，"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可以解读为黄公绍是咸淳四年进士。[1] 但是这种题署应该是后人改题的。[2]

我们说，何望海编本实际上出自邓原岳本，抄自邓原岳刻本的日本写本没有黄公绍序，但因日本写本不是全写本，所以不能断定邓刻本就没有黄公绍序。何望海编本中的黄序是否来自邓刻本已经不能确定。即便是来自邓刻本，因为邓刻本也是属于元刻本系统，而且邓原岳也是徐燉的朋友，徐燉自然也不能不知，因而所谓咸淳四年序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前面说过，周亮工刻本来自于何望海本，他对黄公绍序的解读是序于咸淳四年，但是，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朱霞据周亮工刻本重刻严羽集时，虽然所录黄公绍序同样题"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并录周亮工序，但朱霞在《严丹丘先生传》中却明确说："至元间邑人黄公绍搜存稿，仅百一十余篇，为序而传之。"这表明朱霞并不认同周亮工的解读方式，不是解读为"咸淳四年序"，而是解读为"咸淳四年进士"。

那么，如何理解王士祯所说的宋刻呢？首先，不可能有李南叔录本以外的宋刻本《沧浪吟卷》存在，如果李南叔录本不是宋刻本的话，就不可能有所谓宋刻本，所以王士祯所谓宋刻本不可能存在。其次，退一步说，即便有所谓宋刻本的话，应不同于元刻本系统，但王士祯未对这一版本进行描述。其三，王士祯是康熙时代的文坛领袖，门弟子数以千计，其作品在当时影响甚大。朱霞在康熙六十一年刊行严羽集时，按常理而言，他应该见过王士祯的文集，但他何以不理会周亮工之说，也没有提到王士祯之说，而称黄公绍是序于元呢？从以上诸端，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士祯所谓宋本极有可能是误判。其所谓宋刻本之说可能是受了周亮工的影响，周、王二人本来就有交往，而亮工之子周在浚又是王士祯的门人，其得见周亮工刻本的《沧浪吟卷》是自然的事。

郭绍虞先生没有见到过元刻本，而尹嗣忠刻本又没有黄公绍序，其所谓宋刻本之说就是根据何望海本，而其《沧浪诗话》校释》中所附黄公绍序，郭先生曾用《适园丛书》本校勘，但《适园丛书》本的最后一句"岁在柔兆执徐相月"(1916年7月)张钧衡跋云：

> 此三卷正德中淮阳胡仲器所刻，较尹本补足《送主簿兄之德化任》、《寄赠张南卿兼答文篇之贶时南卿在鄱阳》《惜别行赠冯熙之东归》三首诗皆缺，源于元本的明刻多皆如此。然张钧衡《适园丛书》本却不残缺，此本有"岁在柔兆执徐相月"(1916年7月)张钧衡跋云：
>
> 此三卷正德中淮阳胡仲器所刻，较尹本补足《送主簿兄之德化任》、《寄赠张南卿兼答文篇之贶》、《惜别行》三首，自以此本为佳云。

按《适园丛书》本封皮题"旧抄本"，乃是据旧抄本刊印，而此旧抄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旧抄本题"椎山邓光荐元旸谷编次，进士黄清老子肃校正"，乃是属于元刊本的系统，但旧抄本与元刊本行款已经不同，元刊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这个本子十三行，行二十五字，而《适园》又与旧抄本不同，为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张钧衡认为旧抄本来自于胡重器刻本，实属失考。[3] 按胡重器本也缺诗三首，而于《剑歌行赠吴公卿》所残"重气轻生"四字后补"然唯诺"，胡珽校云："细玩文义，此二字与全诗不叶，殆元本缺了二页，后人加此二字以泯其缺之迹耳。"据此可知旧抄本并不是源自于胡刻本。

笔者发现，除了旧抄本以外，还有两个日本版本也有他本所残缺的三首半诗。日本安永五年(1776)序跋刊本《严沧浪先生诗集》二卷，题明樵川陈士元旸谷编次，进士黄清老校正，大日本浪华十时业季氏，浪华鸟由

---

(1) 《邵武府志》等均载黄公绍为咸淳元年进士，比作咸淳四年，未知孰确。

(2) 黄晋进先生曾对此题署原因作过推测，谓"于能是怕后人不晓得'进士同郡后学'是指一人，并误以为是怕别人不知道黄公绍是宋朝的进士"。见《严丁及其三大之研究》第37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版。

(3) 陈定玉先生对此已有辨，见其辑校《严羽集》所附《严羽及其著作考辨》一文，中华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辅世长民重刊，三野河合孝儀襄平考订。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按此本题"明樵川陈士元"人考。此本有安永五年龙公美序、鸟山辅世序、源孝衡跋、据序跋，此本为十时业"阅市而偶获"者，珍藏久之，知此本早于安永五年。此本无论诗著作，上卷楚词、操、吟、引、谣、歌、行、乐府（此二字在该本中为墨钉）词、古诗，下卷为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沧浪逸诗"被归入各体中。但这个本子所录严羽诗作也并不全，缺各体诗十首[1]。又，日本内阁文库藏日本写本《沧浪严先生吟卷》二卷，题"樵川陈士元畊谷编次，进士黄清老校正"，半叶十行，行二十字，这个本子无目，无序跋，没有严羽论诗著作，而编次同于元刻本。此本钤有"林氏藏书"，"浅草文库"等印，据日本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见告，此本最迟应该是19世纪的刊本。

笔者将两个日本本子与《适园丛书》本中所载他本残缺的三首半诗互校，异文如下：

《剑歌行赠吴公卿》：

《适园》本"宇宙茫茫双鬓白"，"茫茫"日本刊本、写本均作"苍茫"，"平时错负纵横策"，"平时"日本刊本作"千时"，日本写本误作"千时"

《送朱簿兄之德化任》：

《适园》本"少年鸣第明光宫"，"明光宫"日本刊本、写本均作"光明宫"，

《寄赠张南卿康答文篇之脱时南卿在鄱阳》：

《适园》本"拂衣便欲沧海去"，"拂衣"日本写本作"拂夜"；"无限风期记素书"，"记"日本刊本、写本均作"讫"

从以上的互勘可以看出，以上三个本子虽然存在异文，但这些异文可以判定为传抄过程造成的差异，因而可以断定这三个本子中的这三首半诗有一个共同的祖本。由于有了两个日本的本子与中国旧抄本相印证，因而可以断定，它们所依据的载有这三首半诗的原本出自于日本的本子序刊以前，即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以前。但是日本的本子是抄自中国的旧抄本呢，还是别有所据，现在尚难以考定。

由于《适园丛书》所据的旧抄本多了这三首半诗，研究者相信，这个本子就是抄自没有脱页的元刻本，于是备受重视，人们多据此本所独有的三首半诗研究严羽的家世和生平。

但是，这二首半诗的真实性问题仍是需要作出论证的，因为人们也可以认为这三首半诗出自后人的补作。事实上，笔者就觉得这二首半诗的真实性值得怀疑。首先，明代以来，严羽集被翻刻过多次，但是其来源都是脱了两页的元刻本，在现存的明清诸刻本中，都是缺了元刊本所脱的二首半诗，一直到清末的刊本，这二首半诗也没有补上。这表明他们并没有发现不脱页的元刊本。其次，《适园丛书》所据的旧抄本以及两个日本的本子与元刊本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异文，这表明它们并不是直接抄自元刊本。其二，不脱页的元刻本未见于著录，何以这个本子的拥有者及知情者没有重刊呢？其四，这几个本子都没有版本来源的说明。以上诸端不能不使我们对这三首半诗的真实性产生强烈的怀疑。胡重器刻本就已经试图补足《剑歌行赠吴会卿》一诗，旧抄本多出的三首半诗难道就没有可能是是后人补作吗？自明代以来，严羽声名日著，有好事者为补其残缺也是有可能的，特别是明末作伪盛行，其出自于明末人的伪补也是有可能的。

四、严羽批点李白诗当属伪托

现在传世有崇祯刊本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二十二卷，此书有编者闻启祥崇祯二年序，谓"兹于樵川旧家忽得严所评李诗，从未经剞劂者"。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间引其评，并在跋语中说："李诗全集之有评，自沧浪严氏始也。"詹锳先生《李太白集版本叙录》中著录此书，并引王琦之语，实际上等于承认此书为严羽评点。近陈定玉先生辑校《严羽集》，将此书收入集中，作为严羽的著作。

对于严批的真伪，刘跃进先生曾撰《新发现的一批严羽李白资料摭谈》作过讨论，他提出"五可疑"：(1)不见诸家著录，称引；(2)《沧浪诗话》抨击江西诗派，但此书却又类同江西的主张，如袭用其"夺胎换骨"之语；(3)

---

[1] 五言八句中缺"沧浪逸诗"中《登天星山作》、《游紫芝岩》二首；五言绝句中只录"沧浪逸诗"中三首，缺前卷之前四首；七言绝句中缺《送友人之建州》以及"沧浪逸诗"中的两首；四言长篇"沧浪逸诗"中《二寇二史君王潜斋》也缺。

严羽主张"羚羊挂角"、"言有尽而意无穷"，此书则有时以为好诗不必尽含蓄；(4)严羽只主张熟读《楚词》而不及《二百篇》，此书思想倾向则与《沧浪诗话》观点微有出入；(5)严评《蜀道难》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此中着二语，意本《阳关三叠》"，而王维诗衍为三叠似在中唐以后，李白与王维同时，不可能意本《阳关三叠》。但刘跃进先生又提出此书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与《沧浪诗话》颇相契合，如此书批判江西诗派，以李白诗为准则阐述了诗歌创作的极致即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入神境界 [3]由于有以上"五可疑"、"两可信"，所以刘先生对此书的真伪没有作进一步的判定。①

刘先生提出的两个可信的理由其实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批判江西诗派，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作为诗歌创作的极致，并不是严羽一人为然，而是宋元以来比较常见的观点，由这两点并不能证明其为严羽撰。至于其提出的"五可疑"，比较有说服力的是第一与第五点。笔者在刘先生所举疑点的基础上再加以考辨：

1. 宋人著述称本朝为"圣宋"，如宋刊本《圣宋文选全集》，或称"国朝"，如宋刊本《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或称"皇朝"，如宋刊吕祖谦辑《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宋刊《皇朝中兴系年要录》；或称"皇宋"，如《皇宋十朝纲要》。尽管也有直称本朝为宋者，如《苏轼文集》卷十《赵德麟字说》"宋有天下百余年"，[4]曾巩《元丰类稿》卷十一《序越州鉴湖图》"繇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也。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卷二十二《册立皇太子制》"惟宋祖宗集大命，开迹垂统"，但或为叙述历史文字，或为制诰中称呼，极为正式严肃。在宋人诗话中涉及到本朝时多称"本朝"，如《竹坡诗话》称"本朝乐府"、《后村诗话》称"本朝大臣多怜才好士"，在宋诗话中比比皆是。《沧浪诗话》中在涉及到宋时称"本朝"、"我朝"。如云："唐人诗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本朝人诗尚理而病于意兴。""晚唐体、本朝体。"在《沧浪诗话》中没有一处称本朝为宋的例子。但在《评点李太白诗集》中却直称"宋"：

> 卷八《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森森矛戟拥灵台"句批："灵台字最超古，然唐人用之则为唐，宋人用之则为宋。"
>
> 卷十三《梦游天姥吟留别》"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批："甚达，甚警策，然自是唐人语，无宋气。"

以上两则以唐、宋相对，与《沧浪诗话》中体例不合。按其语气直是宋以后人。

2.《沧浪诗话》说："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但《评点李太白诗集》卷二《关山月》批云："似近体，人古不碍，真仙才也。"又《至陵阳山登天柱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评语云：

> 太白仙才，长吉鬼才。然仙诗，鬼诗皆不堪多见，多见则仙亦使人不敬，鬼亦使人不惊。

评点中肯定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而诗话中明显不同意此说，以上两则明显矛盾。

3. 批本中遇其认为伪作者，皆辨其伪。兹举如下：

> 卷七《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按此诗止当十首，第九首乃赝作。"其九评：观此篇用事非伦，句调鄙俗，别是一格，伪赝无疑，识者必能辨之。
>
> 卷八《雪谗诗赠友人》："一篇告神文，下应人诗。然亦疑伪。"
>
> 卷十六《答友人赠乌纱帽》："俚甚，定是伪作，即真亦不必存。"

《沧浪诗话》中有辨李白集中伪作者："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数句类太白，其他皆浅近浮俗，决非太白所作，必误人也。"按评本卷五乐府类有《少年行二首》两首皆八句，后首四句，诗话中所言应非此二首，而是指另一首长篇歌行《少年行》，此首评语云："老成人作少年语，亦愤亦达。"不仅没有辨其为伪作，而且评价与《沧浪诗话》誉贬相反。

4. 评本卷六《鸣皋歌送岑徵君》评语云：

> 晁补之谓此为变骚而非诗。不知少陵学富力厚，诗多似赋；太白才清情逸，诗多似骚。不可以定格论也，且《蜀道难》句法亦似此，岂得概以骚判耶？

此以太白诗多似骚，但《沧浪诗话》云："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这里指出继承骚学的

---

① 近见刘跃进先生，言及此，刘先生对他实际上比较偏向于认为此书乃是当时的其

为柳宗元、韩愈、李观，而没有提到李白。

5.《沧浪诗话》中没有中唐的概念，在《诗体》中列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没有中唐体，但在批本卷十七《秋猎孟诸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评语中却谓"即中、晚能简，亦自锻炼伪巧"。

6.《沧浪诗话》云："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此二篇是严羽举出来作为李白的代表作的，而评点卷二《远离别》评语虽有肯定语，但评"目惨惨兮云冥冥"至"云凭凭兮欲吼怒"一段云："'云冥冥'、'云凭凭'，才逸大格，华而无章，学骚而失之"对此段则有严厉的批评。

7. 闻启祥与严羽评点来历，谓得自严羽家乡，从未刊刻过，但自元代以来，其邑人陈士元、黄清老都搜集严羽文字，在明代，刊行过严羽著作的胡重器、郑纮、邓原岳、何乔远皆是闽人，初以来，严羽集被多次翻刻，多人有序跋文字，但严羽评点李白集一事却无人言及。

8."闽中十子"之一高棅《唐诗品汇》引前人诗评，据其所列引用书目近二百种，像谢枋得、刘辰翁、范德机诸人评点文字多为其所引。严羽为其推崇的诗论家，其论诗文字为高氏所引甚多，惟独对此书只字未引，而且之未提及。

根据以上所举八端，我们有理由相信，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非严羽所撰，而应当是出于伪托。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兴膳宏先生、北京大学教授陈熙中先生的帮助，特致谢忱。

[参 考 文 献]

[1] 张 健.《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问题考辨[J]. 北京大学学报，1999，(4)：70—85.

[2] 张 健. 从怀悦编集本看《诗家一指》的版本流传及篡改[A]. 中国诗学：第五辑[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刘跃进. 新发现的一批严羽李白资料提要[J]. 文艺理论研究，1988，(1)：84－87.

[4] 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责任编辑 何 方)

An Re-Examination of Yan Yu's Works

ZHANG 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fter examining Yan Yu's poetic talks quoted by Gao Bing in his *Tangshi Pin Hui*, *Yan Canglang Shihua* compiled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Li Yan's *Shibian*,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anglang Shihua* had different text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Yuan Dynasty. After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Canglang Yinjua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Canglang Yinjuan* collected and compiled by Li Nanshu was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author finds out that the three and half poems by Yan Yu, which were missed from *Canglang Yinjuan* in the Yuan Dynasty, apear in the same book printed by Zhang Junheng and also appear in two Japanese editions of *Canglang Yinjuan*. It can also be judged that they were written before 1776. But the author doubts if these poems were written by Yan Yu.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Yan Yu's *Pingdian Li TaiBai Shiji* is also a book of dubious authentierty.

Key words: Yan Yu; *Canglang Shihua*; *Canglang Yinjuan*; *Pingdian Li TaiBai Shiji*